



故事有关于阿尔伽玛。



阿尔伽玛是个美丽的瘸子。

贡喀帖是边疆的交通枢纽，牦牛、驼鹿与好马都慢悠悠地在铃铛声中穿梭，它们的身边是蓄了满颊胡子的商客、咬着草杆打量麦子的牧民与穿着马步裙奔跑的姑娘们。我来当地做志愿教师已四年有余，见识过声嗓高阔胸脯丰满的俊俏妇人，也窥见过腰肢纤软两颊飞红的小姑娘，她们无疑都曾一度令我艳羡。可是，阿尔伽玛的美是温绵如驯鹿的。她泛着水光的黑发束也不束，在边疆干燥的风里仍如山泉般涌动。她乌黑的眼瞳里有一片

山林连日的阴翳 佳我在甘南迷盼 只愿她如那五只结

山林清早的湿雾，使我仕兵中还路。只安她那如网采绽放的雪莲般的嘴唇微微翕动，贡巴帖的姑娘们都会艳羨起她清透澄澈的声音。

因此，纵使她永远摆脱不了她那条正在萎缩的右腿，她仍然是贡喀帖最美丽的女人。

"珂玛！"她的父亲在房内呼唤她的小名，"洗碗喽！"于是阿尔伽玛对来给她受病的弟弟送课后习题的我笑了笑，化成了线条，以及，雪山下一个正在旋转歌舞的女子。之所以看出动态，是因为她飞扬起来的马步裙与高举的双臂。

"这是你画的吗？"我问。

"是的。"阿尔伽玛笑了笑，一点儿也不腼腆羞涩，"是我以前偷偷撕下我弟弟作业本最后一页纸画的。我每天都看到这片草场，我觉得我能画下来。梁老师，我知道我画得不好，但是还是想给你看看。你也教美术，对吗？"

我心下无奈。事实上，在这里我需要兼教语数外和美术。"你画得很好。"我对绘画实际上一窍不通，但我分明从这幅铅笔画里嗅到和这片旷野一模一样的味道，所以，我想她应该是画得很好。

"是吗？"听了我的话，阿尔伽玛的神态里却也找寻不到喜悦，她还是望着远方的雪山，蒙着黄昏夕光的侧脸温和寡淡："谢谢您。我很高兴。"我扭头注视她，她沉沉的尾音消散，而我却仿佛听见草原与硕大夕阳交界之处传来婴儿的啼哭。

“看到珂玛画得这么好，这是我在她心里，”阿尔伽玛突然笑了。



"看到了吗？梁老师，这是我的嫁妆。"阿尔伽玛忽然抬手一指，我顺势望去，看到聚集在最碧绿之处的一小片羊群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十七岁的阿尔伽玛就站在我的身侧，我们并肩而立。面前是风中涌动的旷野，起伏绵延的羊波，沉默侧耳的雪山与巨大的一轮夕阳，她把那副画送给了我。很久以后，我离开贡喀贴，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我抱着一个脐带初断、沾满血迹的婴儿在荒野中蹒跚，找不到方向，只好跪下来祈求天地的怜悯。然后，我怀里的婴儿变成了穿靛蓝马步裙的少女，她牵着我往南方奔驰。我们跑啊、哭啊、笑啊，一直一直，向那反射着明晃雪光的群山奔跑而去。

THE END

---